

旧约叙事综述

“池子越大冰越薄”可谓溜冰初学者的金科玉律。

本章中，我们将会体验到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们将快速考察那些以叙事为主的关键旧约书卷，因为涉及的卷数太多，考察必然无法深入，因此这一章的目的只在于为后续研究指出基本方向。相关的具体内容与不同观点请参考标准的导论与释经书。

毋庸置疑，所有的叙事书卷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目的，但对大多数旧约叙事书卷来说，它们仍可归入以下四类叙事文本群：

1. 摩西之约史 (Mosaic History) (创、出、民、申)
2. 申典史 (Deuteronomistic History) (书、士、撒、王)
3. 历代史 (Chronistic History) (代、拉、尼)
4. 其他书卷 (得、帖、拿)

本章我们将首先对上述叙事文本群进行考察，之后再分别浏览分属于不同文本群的旧约叙事书卷。

摩西之约史

旧约叙事始于摩西之约史 (创、出、民、申)。¹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解经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些书卷彼此之间的显著关联：创世记开启了历史的记述，出埃及记的事件记述以创世记为基础，民数记的记述延续了这段历史，而申命记中的事件也紧随民数记的记述。可见摩西之约史记述了从上帝创造到摩西离世之间的历史。

尽管如此，摩西之约史却不是一部自成一体的作品，其中每卷书的自身特点显示出了各卷的独立性：² 创世记以约瑟之死为结尾，而出埃及记开篇却对约瑟作了简略的回顾 (出 1:1-7)。出埃及记以以色列各支派“在他们所行的路上” (出 40:38) 为结尾，而

¹

²

民数记却从西乃山开始记述（民 1:1）。民数记记述了以色列民如何向应许之地进发，并记述他们在摩押平原经历的种种事件（民 21:10-36:13），而申命记则记述了摩西在摩押平原的吩咐和教导，以及之后的一些事件。综上，我们一方面应看到摩西之约史的整体性，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中各卷书的差异。

按照圣经本身的记载，传统的新教观点认为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³ 接受文本评鉴学的解经者一贯对这个观点表示怀疑，而倾向于著名的文本假说（J, E, D, P）。⁴ 事实上，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摩西在这部分历史的写作过程中借鉴了一些资料，⁵ 并使用了代笔者（amanuenses），⁶ 申命记也提供了这卷书是摩西死后成书的证据。⁷ 尽管如此，鉴于圣经的权威，以及耶稣亲自的见证，我们仍无法否认摩西是这几卷圣经的主要作者。

8

传统新教主流的观点相信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然而持这一观点学者的释经却很少体现出这一外部特质。他们释经的大部分内容都未关注摩西的使命。为此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这几卷书分别和摩西所处的时代有着怎样的关联，摩西为什么要记述这些历史，他要向他的读者传递什么信息，以及通过这种考察方式，我们对于摩西之约史的原义会达到哪些更深的认识。

创世记

创世纪选择性地记述了从上帝创世到约瑟之死期间的事件，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摩西生前。然而母亲对摩西的影响（出 2:8-9），摩西在埃及王宫所受的教育（出 2:10），以及上帝对他特别的启示，这些因素都让摩西能够向以色列民记述这段历史。

创世记部分的经文有少量的编辑痕迹。⁹ 其中希伯来原文的拼写规则显示这卷书的文字经历过后期编辑，然而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创世记是在摩西死后成书的。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确定摩西具体在什么时间写下了创世记，他有可能是在埃及期间，也可

3

4

5

6

7

8

9

能是在旷野期间完成了创世记。事实上，这卷书的写作过程贯穿了摩西的这两段人生经历。他可能在自己蒙召（出 3:1-4:31）与离世（申 34:5）之间的任何时间完成了这卷书（见图 50）。

许多解经者认为创世记是按世代次序的形式 (twldwt) (创 2:4; 5:1; 6:9; 10:1; 11:10; 11:27; 25:12; 25:19; 36:1; 37:2) 组织的,¹⁰ 但这种观点不免过度强调了以实玛利的后代 (创 25:12-18) 和以扫后代 (创 36:1-43) 的重要性, 事实上, 他们在这卷书中只是次要角色。可见这种世代模式也许只在于表明资料来源、文体, 或者特定段落的功能。¹¹ 因此, 简单地将创世记分为三个部分, 也许更为可行:

- I. 史前时代 (创 1:1-11:9);
- II. 早期族长的时代 (创 11:10-37:1);
- III. 约瑟的时代 (创 37:2-50:26)。¹²

创造世界-先祖时代-出埃及-旷野漂流-摩押平原-征服迦南

创	事件	最后成书
出	事件	最后成书
民	事件	最后成书
申	事件	最后成书

图 50 摩西之约史

摩西写作创世记的目的在于提醒他的读者以色列民当离开埃及, 进入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迦南。上帝史前的作为包括: 从空虚混沌的状态创造了万有, 并使其进入安息; 藉洪水之灾的审判使堕落的受造界获得了重造; 剥夺迦南的产业归于他所拣选闪的后裔; 挫败人类建巴别塔的企图, 这一切记述都能更加让离开埃及的以色列民看到, 上帝一直以来在选民身上的作为 (I)。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生平反映了以色列民关切的对象: 即人口的扩张、承受应许之地以及与周围列国的关系 (II)。有关约瑟的叙事中所反映出的以色列各支派先祖之间的关系, 实际确立了摩西时代以色列各支派之间的关系, 同时也让以色列民更加确信上帝让他们承受迦南地的应许 (III)。摩西对过去事件的记述激励

¹⁰

¹¹

¹²

着他的读者离开埃及，信心坚定地去征服迦南地。约瑟临终的话清楚地表明了摩西的用意：“但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创 50:24）。

这一主题与这卷书最终成书可能的时期范围，非常吻合。如果创世记最早是摩西在埃及期间完成的，那他写作这卷书的目的可以视作激励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进入应许之地，¹³ 这样说的原因在于，（1）上帝有能力像史前时代一样，为他们施行奇事（I）；（2）上帝曾应许以色列的先祖，他将大大赐福他们的后裔（II）；（3）上帝会像约瑟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使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组合成一个国家，并带领他们进入迦南（III）。

然而，如果创世记是摩西在之后的旷野或摩押平原时期写成的，那么他的目的便可视作在激励选民去征服迦南。¹⁴ 以色列民应当对此大有信心，因为（1）上帝史前时代的作为，已显明他的心意是要将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为业（I）；（2）上帝曾应许、带领、保护过先祖，因此他也将如此看顾即将进入迦南的以色列民（II）；（3）上帝在约瑟的时代设立了十二支派，就是要预备带领他们得应许之地（III）。

创世记记述了从创世到约瑟离世之间的历史。这段历史对摩西的读者可谓意义重大。这些叙事将让他们明白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有着怎样的意义，明白他的责任和未来的希望。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涵盖了从摩西的出生到以色列民到达摩押平原之间的历史。它着重描写了以色列民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的经过，以及摩西在西奈之约中作为中保所颁布的道德律与礼仪律。

出埃及记最后成书的时间跨度可能相对要小一些。经文记载以色列民吃玛哪“直到进了...迦南的境界”（出 16:35），同时这卷书以“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出 40:38）”作为结束。可见这卷书最早的成书时间可以定在以色列民到达摩押平原时期。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出出埃及记的成书应早于摩西离世。这卷书中有几段可能是

¹³

¹⁴

后来添加的，¹⁵ 但在摩西离世之后对出埃及记进行大幅的结构修，这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可见这卷书最晚的成书时间应在摩西离世前不久（见图 50）。

出埃及记可分为以下三部分：

- I. 上帝藉摩西成就的拯救（出 1:1-18:27）；
- II. 上帝藉摩西所立的盟约（出 19:1-24:18）；
- III. 上帝藉摩西所命定的崇拜（出 25:1-40:38）。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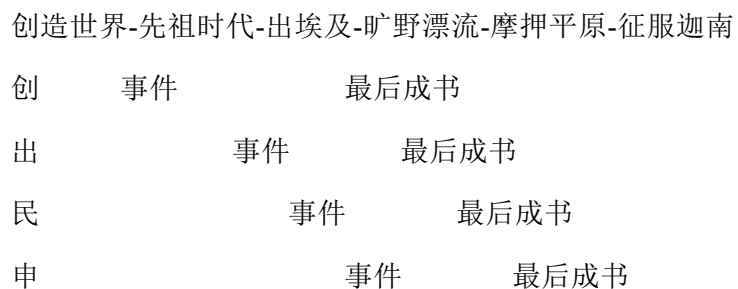


图 50 摩西之约史

对原初读者而言出埃及记包含了很多重要的主题，然而作者最核心的关切是摩西是上帝亲自拣选，为以色列民立约的中保。¹⁷ 当我们在出埃及记中，一再看到上帝为他子民施行神迹时，我们实在无法忽略摩西在其中所承担的领袖使命。幼年摩西的奇迹获救，他对以色列百姓的负担，他从上帝所领受的呼召，他在埃及和旷野所施行的神迹，都表明上帝设立摩西为以色列民的领袖（I）；摩西的权威在上帝以他为中保所颁布的律法中也得到了坚立，这律法是出于上帝，而唯有摩西才被允许进入西奈山上帝的同在之中，去领受律法（II）；同样，会幕也不是源于摩西的发明，而是他在西奈山，上帝亲自对他关于敬拜的启示（III）。

从各个方面而言，出埃及记都让我们看到摩西的领袖身份是合情合理的，这一点很像福音书对基督的见证。¹⁸ 在出埃及记的记述中，成年的摩西第一次与一个以色列人相遇，他被问的问题可谓意义非凡：“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出 2:14）最终这个问题被整卷出埃及记所回答：是上帝立摩西为以色列的领袖。

¹⁵

¹⁶

¹⁷

¹⁸

以摩西权威为中心的解读，也非常吻合对出埃及记最终成书时间的判断。当时的以色列民屡屡质疑摩西的领袖地位（出 5:19-21；14:10-12；16:1-3；32:1；民 12:1-16）。他的领袖地位遭受着怨恨和违抗，由他刚颁布不久的律法仿佛严厉无情，无论是上帝的道德律或礼仪律，在颁布之初，都遭到了违背。

为对抗以色列民对他使命所提出的挑战，摩西写下了出埃及记来为自己的领导权辩护。这卷书表明摩西是为着上帝的心意将以色列民带出埃及（I）；摩西颁布的律法源于上帝，所以必须被严格遵守（II）；摩西所吩咐有关会幕敬拜的律例也出于上帝（III）。

出埃及记这卷书涵盖了众多事件，记录了从以色列民在埃及为奴，到他们行至迦南边界的历史。在摩西即将离世，以色列民也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刻，如何看待摩西的权威成了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于是出埃及记尤其将焦点对准摩西的领导权，将他所做的一切归于上帝的带领。

民数记

民数记主要记录了以色列民从西乃山行至摩押平原之间发生的事件，这卷书将这段行程分为几个阶段，记录了多次以色列民顺服上帝便蒙祝福，悖逆上帝就受咒诅的经历。

民数记最后成书于以色列民行至摩押平原时期，除几处经文外（民 22:1；26:3；26:63；31:12；33:48，50；34:15；35:1；36:13），再找不到这卷书在摩西死后经过编辑的证据。¹⁹这卷书在最后记录了以色列民在摩押平原“对着耶利哥的地方”。书中多次提及耶利哥，显示这卷书很可能成于摩西离世前后，当时的以色列民正预备去征服迦南。

民数记可分为三部分：

- I. 组建首支军队（1:1-10:10）；
- II. 行进中的失败（10:11-25:18）；
- III. 组建第二支军队（26:1-36:13）。²⁰

摩西写民数记这卷书在于号召第二代以色列民成为属于上帝的圣洁军队。这卷书开篇便记述了第一代以色列民如何组建成为上帝的军队，以及他们该遵守何种圣洁的律例

¹⁹

²⁰

(I)。之后记述了第一代以色列民是如何从西奈行至摩押平原。一路上这支军队多次悖逆，向上帝灰心。上帝却保护他的选民，然而最终他还是弃绝了第一代以色列民 (II)。这卷书最后一部分记述了以色列第二代选民如何被组建成为了一支圣洁的军队。这一代新的选民形成了组织，经历了试验，并承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律例 (III)。

民数记直面回应了原初读者的需要，其中的叙事让安营在摩押平原的以色列民确认自己是上帝圣洁军队的身份。他们会尤其注意到 (1) 上帝是以何等的大能呼召第一代以色列民成为他的军队 (I)；(2) 上帝对第一代军队的祝福，他们的各种失败，以及上帝对他们的管教 (II)；(3) 上帝对第二代以色列民的怜悯，又将他们组建为自己大能的军队，教导他们如何去争战，以及在得胜进入应许之地后当如何生活 (III)。

民数记教导摩西时代的原读者明白是上帝呼召他们成为一支圣洁的军队。第一代以色列民在行进中失败了，紧随之后的第二代以色列民需要继续前程，向迦南挺进。他们又将如何呢？

申命记

申命记简要记述了发生在摩押平原的一系列事件，这卷书着重记述，接近离世的摩西对以色列民的教导，以及他对约书亚的权力移交。申命记最终以摩西之死作为结束。以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期为背景，申命记中摩西的教导回顾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历史，并展望了他们即将进入迦南的未来。

申命记的最后成书时间很难确定。这卷书大部分内容应出于摩西本人，他无疑是这卷书最主要的作者。尽管如此，申命记中也有内容显示这卷书是在摩西离世后不久成书的。²¹ 对此最有力的证据是申命记关于摩西之死的记述 (申 34:1-12)。这段关键内容所透露出的信息并非是某种经后人略作编辑的痕迹，而是一种对整卷书提供诠释的结构标记。申命记旨在教导面对摩西离世的原读者，使他们明白摩西之约的内涵。²²

申命记非常类似于第二千禧年时期国与国之间的盟约，这一点反映出该卷书很可能是在约书亚时期最终成书的。²³ 申命记非常突出约书亚的地位，认为他是摩西律法忠实的捍卫者 (申 1:38; 31:7-8; 34:9)。此外申命记还强调了，即将进入迦南的以色列民必

²¹

²²

²³

当遵从这卷书的教导（申 11:29-32）。书中有大段内容详细记述了以色列民当如何在巴路山和基利心山再次坚立摩西之约（申 27:1-26）。根据约书亚记的记述，这些详细的命令后来得到了完全一致遵行（书 8:30-35）。因此申命记成书的最早时间，有可能是在约书亚再次坚立盟约时期（见图 50）。²⁴

申命记由数个摩西的宣讲，与他离世前的若干事件组成。²⁵ 这些内容的结构按主题编排，与古代近东国家之间盟约的结构极为类似。

- | | |
|------------------------------------|----------------------|
| I. 序文（1:1-4）； | 摩西的第一段宣讲（1:5-4:43） |
| II. 历史序言（1:5-4:43）； | 摩西的第二段宣讲（4:44-28:68） |
| III. 条例（4:44-26:19） | |
| IV. 祝福、咒诅与盟约的确立（27:1-30:20）； | 摩西的第三段宣讲（29:1-30:20） |
| V. 盟约的存续（31:1-34:12） ²⁶ | |

这卷书记述了摩西时代发生的事件，目的在于提醒约书亚领导下的以色列民要与上帝坚立盟约。它让以色列民明确认识到他们与上帝盟约关系的起源（I）；再次回顾了上帝之所以怜悯他们的历史背景（II）；勾勒了以色列民活在盟约之下的情景（III）；陈述了盟约的祝福、咒诅和确立（IV）；明确盟约的管理与存续（V）。

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必然会遭遇许多艰难和试探。申命记就是要让他们铭记（1）上帝藉摩西与他们建立了盟约（I）；（2）上帝在历史上为他们施展的作为（II）；（3）上帝对他们的要求（III）；（4）盟约中祝福与咒诅，以及盟约确立（IV）；（5）约书亚是这个与上帝立约民族的领袖（V）。正是在以上这些方面，申命记直接回应着原初读者的需要。

摩西之约史构成了旧约叙事的第一组书卷集。它记述了以色列民在民族成形之初需要去面对的各种问题。它解释并提供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理由（创），确立了摩西的权威，以及他领导整个民族的合法性（出），提醒与以色列民当成为上帝的军队，勇敢前行（民），并教导他们当在应许之地忠于上帝的盟约（申）。摩西之约史可以作为一套奠基性文本，在它之上才有了上帝之后赐予选民的其他叙事。

24

25

26

申命史

希伯来正典的第二部分内容是先知书 (*nby' ym*)，它又被分为两组：“前先知书”（书、士、撒、王），与称为“后先知书”的其余部分。²⁷这里我们考察的是前先知书，近来它又被称为申命史 (*Deuteronomistic History*)。这一部分正典对以色列民从征服迦南到被掳巴比伦的历史，进行了先知性的历史评价。

文本评鉴学对于前先知书的作者身份作了多种探索，当中有两类观点占据了主流：一方面，早期的评鉴学诠释者一直试图确认，前先知书中的部分书卷是否借用了摩西五经的文本资料。但总体而言，这种研究方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²⁸ 另一方面，马丁诺斯 (*Martin Noth*) 提出的观点却得到了普遍的支持。²⁹ 他认为除路得记外，申命记到列王记的最终成文形式，都是出于一位被掳的犹太编辑者，诺斯将其命名为申命者。在诺斯看来这部分历史书卷，各卷差异显著。他认为这种各卷在风格和内容上的差异，反映了申命者所依赖写作素材的差异。³⁰ 尽管如此，诺斯认为仍有一种神学视角始终贯穿了所有这些书卷，即以色列民遭遇被掳的命运，是上帝对他们大大违背申命记律法切乎正义的惩罚。³¹

冯·拉德 (*von Rad*) 也认同申命史的这种基本一致性，但他却对诺斯有关这段历史的负面评价作出了一定的修正。冯·拉德强调这部分书卷同样突显了以色列民对弥赛亚的盼望，这一点尤其反映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他认为申明者一直在强调以色列民应对大卫王权的延续充满盼望。³² 尽管上帝严厉地审判了以色列民的罪恶，但他从未废弃大卫之约的应许。

近年来人们对这两个主题的认同逐渐趋于平衡。克罗斯 (*Cross*) 认为申命史中审判与盼望的主题，反映出后人以这两个主题对申命史不同程度的编修。³³ 大卫王权永存这一充满盼望的积极主题，是出于一位约西亚悔改期间 (王下 22:1-23:30) 的编辑者 (*Dtr1*)，而关于上帝咒诅审判的消极主题，则是出于另一位被掳期间的编辑者 (*Dtr2*)。

27

28

29

30

31

32

33

沃尔夫 (Wolff) 的研究对申命史积极与消极的内容作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申命史中对以色列民被掳的公义审判, 以及对大卫王权存续的盼望, 因悔改的主题而联系起来。这意味着被掳的选民若能悔改他们背约的罪, 那么他们就有希望从被掳之地回归。

34

当代正统新教内对于前先知书的成书时间与写作目的存在不同的看法, 他们尤其关注以下两个问题: *申命记的地位与申命史的合一性*。

申命记的地位

文本评鉴学者通常将申命记的最终成书形式视为申命史的一部分。³⁵ 与其相比, 之前我们提到过正统新教则深信摩西是申命记的主要作者, 因而排除了申命记较晚成书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 我们仍无法否认从约书亚记到列王记, 申命记对这些书卷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尽管申命史中各卷书也和摩西五经的其他四卷有很强的关联, 但它们的神学术语、盟约结构, 和许多神学主题大部分都源自申命记。³⁶ 从这个角度来看申命记发挥着双重功能, 一方面它结束了摩西之约史, 另一方面它又为申命史提供了一种神学基础。

申命史的一致性

第二个倍受关注的问题是申命史中各卷书的独特性。与之相对, 诺斯认为以色列被掳期间的圣经编辑者对申命史的编修, 旨在尽可能降低申命史各卷书的差异。尽管如此, 我们仍看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存在明显的差异。若要正确理解这几卷书, 我们就必须对每一卷书进行独立的考察。

根据申命史各卷书独立性与一致性的各种证据, 也许我们最合理的结论应该是: 申命史是出于有着共同神学认信的多位作者之手。各卷书和谐的关系源于申命史的每一卷书都有大量内容密切联系着申命记, 与此同时, 各卷书的作者所面对处境的不同, 使得每卷书具备了各自特殊的视角。

34

35

36

约书亚记

约书亚记这卷书记述了以色列民最初征服迦南期间的事件：各支派的分地，以色列民最初在迦南的情况，以及约书亚之死。许多经文都提到了见证者（书 2:21； 5:1, 6； 7:21； 8:26； 14:6-12； 15:16-19； 17:14-18），这一事实表明这卷书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在这一时期，或接近这一时期写成的。³⁷ 书中写道喇合“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书 6:25），³⁸ 称西顿是腓尼基的大城（书 19:28），³⁹ 耶布斯人仍占据着耶路撒冷（书 15:8； 参撒下 5:6ff），基遍人仍是在会幕服事（书 9:27； 参撒下 21:1-6）。然而如果依据这卷书的其他内容，这些参考经文似乎只反映了这卷书最后的编者（final compiler）所使用资料的来源。

约书亚记的多处经文显示这卷书最终成书的日期要比书中记述的大部分事件晚得多。有几处经文，作者认为有必要用当时对应的地名来比照历史上的旧地名（书 15:9, 49, 54），书中有几个事件发生在约书亚之后的时代，比如作者提到迦勒征服希伯仑（书 15:13； 士 1:8-10），俄陀聂征服底璧（书 15:13； 士 1:8-10），以及但人迁移至以色列最北方的地区（书 19:47； 士 18:27-29），这卷书最后一章记述了约书亚之死（书 24:29-30）与以利亚撒之死（书 24:33）。这卷书甚至对约书亚死后仍在世的长老，作了回顾性的评价（书 24:31）。⁴⁰ 通过这些线索，我们能够得出结论：约书亚记的最终成书不会早于约书亚死后的一代或两代。

至于约书亚记最晚可能成书的时间，列王记也许提供了最佳线索。列王记上 16 章 34 节提到约书亚对重修耶利哥城之人的咒诅（书 6:26）。⁴¹ 列王记可能写于约雅斤被释放（561B.C.）至居鲁士下诏（538B.C.）之间。⁴² 这样看来，约书亚记可能最晚写成于以色列被掳时期（见图 51）。

约书亚记可以分为三部分：

I. 征服应许之地（1:1-12:24）；

³⁷

³⁸

³⁹

⁴⁰

⁴¹

⁴²

II. 承受应许之地 (13:1-22:34);

III. 在应许之地遵行上帝的盟约而活 (23:1-24:33)。⁴³

约书亚记重点记述了以色列民征服迦南的历史，以此教导原读者在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上该怎样生活。

约书亚在战场上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表明以色列民应如何继续为应许之地争战 (I)，土地划分与各支派间的关系，使以色列民明白当如何管理应许之地的产业 (II)，约书亚在即将离世之前与以色列民坚立盟约，由此表明了以色列民忠于上帝并信守盟约的重要性 (III)。

以上这些显著的主题完全与这卷书可能的成书时期跨度吻合。如果这卷书写于以色列建立王国之前，它对原读者的劝勉着重在：1) 像约书亚一样继续圣战 (I)；2) 尊重各支派的产业，看重众支派的合一 (II)；3) 盟约的坚立与信守 (III)。

如果这卷书完成于以色列被掳时期，它则可以呼吁以色列民：(1) 虽然被掳，但仍应坚信他们必将胜过仇敌 (I)；(2) 去应许之地承受上帝所赐的产业 (II)；3) 与上帝重新坚立盟约并忠于盟约 (III)。

约书亚记回顾了以色列民最初取得应许之地的时代，以此教导读者重新审视、认识他们所处的时代，并向他们描绘了选民在应许之地得胜、平安且忠于盟约的生活。

士师记

士师记记述了以色列民征服迦南地至以色列建国之间的事件。与约书亚记一样，这卷书有些内容写于事件发生后不久，如耶布斯人“直到今日”仍住在耶路撒冷 (士1:21)，西顿仍是腓尼基人的大城 (士18:28)。⁴⁴ 这些内容很可能指向士师记最后编纂者所使用的资料。

有几段文字表明这卷书最早可能成书于以色列王国时期。⁴⁵ 有四次作者似乎以他自身所处的时代比照书中记述的历史事件，“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士17:6; 18:1; 19:1; 21:25)。士师记18章30节似乎暗示了以色列已亡国，然而“那地遭掳掠”(h'rs)

⁴³

⁴⁴

⁴⁵

（士18:30）也有可能是“约柜（h'rwn）遭掳掠”的误写，⁴⁶ 这节经文所提供的证据并不确定，但它至少指向以色列王国的早期（撒上4:1-11）。⁴⁷

有几个线索暗示了士师记最晚可能成书的时期。撒母耳记紧随士师记所记述的历史，事实上这卷书对撒母耳之死的记述参照了士师记关于参孙之死的记述。⁴⁸ 这一证据表明士师记的成书时间至少应早于撒母耳记。士师记认同王国的倾向似乎表明它可能成书于以色列王权遭遇巨大挫败之前，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大卫及其后裔的王权治理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以色列民对于王权仍报极高的期望。作者写作这卷书时应该有王在治理以色列（士17:6；18:1；19:1；21:25），这一点表明士师记的成书很可能早于以色列民的亡国被掳。尽管如此，亡国时期以色列民仍会继续坚守对大卫之约君王的盼望，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上面提到的那些经节。所以尽管士师记很有可能成书于以色列王国早期，但我们仍不能排除它较晚成书的可能性（见图51）。

撒玛利亚失陷（主前 722）

征服迦南-士师-联合王国-王国分裂(主前 922)-耶路撒冷失陷（主前 686）-居鲁士下诏（主前 538）

书	事件	最后成书
士	事件	最后成书
撒	事件	最后成书
王	事件	最后成书

图 51 申命记历史

士师记可分为三部分：

- I. 时断时续的征服（1:1-2:4）；
- II. 士师治理的循环（2:5-16:31）；
- III. 利未人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17:1-21:25）。

⁴⁶

⁴⁷

⁴⁸

士师记旨在为以色列的君主制度辩护，⁴⁹ 以色列为什么需要一位敬虔的君王？这卷书给出了三个答案：没有王的各支派在征服迦南的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阻碍（I）；在以色列民背约的循环中，士师制度只能带来间或的和平（II）；没有王，利未人单凭自身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和平稳定的宗教与社会生活（III）。

这些显著的主题与士师记最终成书可能的时间跨度非常吻合。如果士师记是早在大卫初掌王权时写成的，那么它则表明以色列民需要一位犹大支派的领袖带领他们争战（I）；需要一位君王来实现和平（II）；并且需要一位王来保障摩西律法在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得到遵从（III）。

如果士师记是在以色列民被掳时期写成的，它的意义则在于教导以色列民认清他们需要一位大卫谱系的君王来带领他们（I）；君主治国之前的支派治理模式是难以为继的（II）；以色列民需要一位大卫谱系的君王，使他们脱离宗教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III）。

士师记涵盖了以色列历史的一段黑暗时期，几乎每一页都记录着上帝选民的失败和灾难，作者记述这些事件为要表明以色列需要一位敬虔的君王，从大卫做王初期到后来以色列的亡国，这一信息都很符合上帝子民的处境。

撒母耳记

撒母耳记讲述了以色列从士师时期到大卫晚年所发生的事件，这卷书大量采用了事件发生不久后形成的文字资料。文本评鉴学的释经者假设了许多这卷书可能借鉴的资料。⁵⁰虽然其可信程度不一，我们仍可确定作者可以接触到许多先知所写的文字与有关王室的记录。

关于这卷书最早的成书时间，需要考虑以下两个主要因素，撒母耳记记述了大卫家族遭祸患的经过（撒下 11-20），它也记录大卫“末了的话”（撒下 23:1），可见撒母耳记的成书不可能早于这些事件。“洗革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撒上 27:6）这一评论更把撒母耳记可能成书的最早时期又往后推，它表明这卷书最早都是以色列王国分裂之后完成的。⁵¹

撒母耳记可能成书的最晚时期主要取决于其他书卷提供的线索，例如，历代志的作

49

50

51

者使用了撒母耳记作为主要参考的资料，他对这卷书的借鉴表明撒母耳记在以色列民被掳前可能已经成书，尽管如此，列王记也借鉴了撒母耳记，例如，它紧随撒母耳记接着记录了以色列王国的历史（王下 23:1-7；王上 1:1），它也提到撒母耳记预言的应验（王上 2:27；参撒上 2:27-36）。鉴于列王记是在以色列民被掳后期写成，这个时间也可以作为撒母耳记可能成书的最晚时间（见图 51）。

撒母耳记的大纲如下：

- I. 王国的基础（撒上 1:1-7:17）；
- II. 扫罗治理下王国（撒上 8:1-15:35）；
- III. 大卫治理下的王国（撒上 16:1-撒下 20:26）；
- IV. 王国的未来（撒下 21:1-24:25）。⁵²

撒母耳记的旨在强调*尽管有弱点的大卫制造了灾难，但以色列民仍需对大卫王朝有坚定的信心*。⁵³ 上帝对撒母耳的祝福确立了大卫王朝的合法性，因为大卫是由撒母耳膏立为王的（I）；扫罗和他的后裔因背弃上帝，因而失去了王权（II）；大卫守约忠心，上帝就祝福他；大卫犯罪堕落，上帝则咒诅并降灾与他（III）；尽管如此，这卷书最后几章仍显明以色列民需要永远坚定地拥戴大卫家——这个上帝亲自命定的王朝（IV）。

如果这卷书成于以色列王国分裂时期，这些主题无疑也能直接回应以色列民的需要。大卫王朝是以色列分裂的主要原因（王上 11:9-13），并且大卫家也多次使以色列民偏离上帝，尽管有这样的问题和弱点，大卫王朝仍是合上帝心意的，其原因在于：（1）是撒母耳膏立了这个王朝（I）；（2）扫罗的王朝已被上帝弃绝（II）；（3）上帝使大卫的家族成为以色列永远的王朝（III）；（4）上帝拣选大卫家，藉此赐福给以色列（IV）。在那个以色列民对大卫家族可能产生强烈反感的时期，这卷书以一种平实而命令的口吻，言明了一个关于盼望的信息。

如果这卷书写于被掳时期，同样的主题也可以用来坚定以色列民对于大卫王朝的信心。尽管他们被掳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大卫家的治理（王下 21:10-15），但这个民族的盼望仍寄托于大卫的后裔，唯有他的后裔才能带领以色列走向荣耀的复兴。

⁵²

⁵³

列王记

列王记涵盖了从大卫之死到约雅斤在巴比伦获释之间的历史，作者多次清楚地提到他所记述的事件源于这些事件发生后的近期资料，他提到了《所罗门记》（王上 11:41），《犹大列王记》（王上 14:29； 15:7， 23），以及《以色列诸王记》（王上 14:19； 15:31）。⁵⁴作者时常会用“直到今日”这样的表述，以此表明他所引用资料中提及的时间，然而有时他这么说是指作者自身所处的年代。⁵⁵

列王记外部成因的时期跨度相对较小，列王记最早可能成书的时间可以追溯到约雅斤获释（王下 25:27-30）（主前 561 或 562 年）；经文中“约雅斤终身”（王下 25:29）这一表述的含义并不清晰，它可能指列王记写作时约雅斤已死，也可能指他还没有死。⁵⁶因为作者没提到居鲁士，所以这卷书最晚可能成书的时间也许刚好在居鲁士下诏（主前 538）之前，即在以色列民因其诏令获准回到迦南之前（见图 51）。

列王记的大纲十分清晰：

- I. 所罗门时期的失败与盼望（王上 1:1-12:24）；
- II. 王国分裂时期的失败与盼望（王上 12:25-王下 17:41）；
- III. 南国犹大末期的失败与盼望（王下 18:1-25:27-30）。

列王记表明以色列的被掳亡国是咎由自取，然而若选民能向上帝全然的悔改，他们仍有可能获得复兴。作者通过重点记述所罗门信靠上帝时的荣耀，与他悖逆上帝时给王国造成的分裂及毁灭，传达了这样的信息（I）；之后作者转向记述以色列分裂时期选民信靠上帝与悖逆上帝的例子，尤其突出了北国以色列的失败，与他们咎由自取的亡国命运（II）；最后作者转向南国犹大因悖逆上帝而遭遇的被掳，并以约雅斤获释为结尾，表明上帝仍为选民存留了一线盼望（III）。⁵⁷

如果列王记成书于约雅斤离世之前，作者的目则有可能在于劝勉选民全然向上帝悔改，他的根据是，当所罗门向上帝效忠时，他所治理的国度充满了荣耀，然而当他陷

⁵⁴

⁵⁵

⁵⁶

⁵⁷

于混合主义的宗教时，整个以色列便落入咒诅（I）；在以色列王国分裂期间，我们仍能清晰地发现选民顺服便大大蒙受祝福，而他们的不信将招致咒诅与被掳（II）；上帝祝福和咒诅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南国犹大尚存期间（III）。约雅斤的获释可视为一种上帝的祝福将要临到的记号，由此表明当初如果与作者同时代的以色列民能诚实悔改，那么也许上帝会收回他的刑罚。

如果列王记是约雅斤离世后写成的，那么它的写作目的在于安慰那些因为约雅斤离世而悲伤失望的人。它显明以色列民的被掳彰显了上帝的公义，而他们的回归则完全取决于他们对上帝的悔改和信心。

申命史是旧约叙事的第二部重要的书卷集，其中特点各异的几卷书都与摩西律法，尤其是申命记，密切相关，并且这几卷书也对从征服迦南到约雅斤获释之间以色列史的不同侧面作了评价。这几卷书呈现出了一种共同视角，然而我们仍不应忽视每卷书的特有视角。申命史为以色列民该怎样在应许之地生活提供了根基性的教导（书），让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当有一位君王（士），永续的大卫王朝是上帝的心意（撒），以及他们亡国被掳的原因与上帝的救赎（王）。

历代史

历代史是旧约叙事第三部重要的书卷集，它由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组成。这些书卷在七十士译本和各种英文版圣经中都紧随在列王记之后，然而在希伯来正典中，它们却以不同的次序（拉-尼-代）被放在诗歌智慧书的最后。

犹太传统认为这三卷书主要由文士以斯拉所作，文本评鉴学与正统新教的解经者却不认同这一观点。⁵⁸ 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以斯拉最后参与了这几卷书的写作，但这种可能性却很难获得直接证据的支持。诚然，以斯拉的回忆录（拉 7:1-10:44）带有自传性质，⁵⁹ 但这部分内容也可能只是历代史所参考的众多资料之一。

除了以斯拉可能参与历代史的写作外，还有一种关于历代史的假设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广泛采用，即历代史所有三卷书的最后成书都是出于同一位作者，与诺斯关于申命史作者的观点相似，“历代史作者”也被认为独自完成了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

⁵⁸

⁵⁹

记。⁶⁰

圣经学者倾向认为这三卷书出于同一位作者，这并不奇怪。这几卷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比如，以斯拉记更加具体地复述了历代志中居鲁士的下诏的经过(代下 36:22-23; 拉 1:1-4)，⁶¹ 这三卷书都是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成书于巴勒斯坦，它们都以圣殿与上帝子民的分别为圣为中心，这几卷书呈现了相当高的一致性，然而这种一致性并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差异。

大致而言，近期的研究依然认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一致性，有圣经学者认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最开始不是一卷书，⁶²然而多数学者接受威廉森(Williamson)的观点，“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一部作品的两部分。”⁶³

与此同时，近期也有研究倾向于关注历代志与以斯拉-尼希米记之间的区分。⁶⁴大量观念意识上差异表明它们出于不同的作者。例如，历代志强调上帝的公义与大卫之约，而这在以斯拉-尼希米记中却未提及。⁶⁵历代志比以斯拉-尼希米记对北国更为同情，⁶⁶历代志仍对南北国统一抱有希望，而以斯拉-尼希米记则完全拒绝北国余民的参与。⁶⁷这方面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两者有关所罗门娶外邦女子的记述。⁶⁸历代志删去了列王记上 11 章 9 至 13 节，这段将以色列的分裂归咎于所罗门与外邦女子通婚的记述。鉴于以斯拉与尼希米主政时期与之后，以色列民与外邦通婚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拉 10:1-44)，历代志的这一删减显得尤为突兀。此外，尼希米记 13 章 26 节更是明确地批评所罗门与外邦通婚的行为。⁶⁹这种观念意识上的差异无疑成为了一种有力证据，支持着历代志与以斯拉-尼希米记由不同作者完成的观点。

在许多方面，历代史也呈现出一种与申命史类似的一致性与多样性，它们之间的这种相似使我们有理由提出历代史书卷集这一概念，即一组彼此密切参照，同时又具备很多类似观念的圣经书卷。虽然如此，历代志与以斯拉-尼希米记极有可能仍是独立的作品，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有着各自关注的主题。

历代志

历代志涵盖了从亚当（代上 1:1）到居鲁士下诏（代下 36:22-23）这段漫长的历史，对于先于大卫的历史，历代志作者以家谱、名单与简短叙事的方式一笔带过（代上 1:1-9:44），但对于大卫之后至居鲁士下诏的历史，他却作了详细地描写。

历代志作者采用了多个资料，⁷⁰ 其中最主要是撒母耳记和列王记，⁷¹ 此外他也提到了许多其他的资料：⁷²

- 部分的摩西五经、士师记、路得记、诗篇、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与撒加利亚书。
- 多部佚失王室资料：大卫王记（代上 27:24），列王的传（代下 24:27），以色列诸王记（代上 9:1；代下 20:34），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代下 27:7； 35:27； 36:8）
- 多部先知作品：撒母耳的书（代上 29:29），拿单的书（代上 29:29；代下 9:29），迦得的书（代上 9:1），亚希雅的书（代下 9:29），易多的书（代下 9:29； 12:15； 13:22），示玛雅（代下 12:15），以赛亚（代下 26:22），以及无名的“先知”（代下 33:19）
- 其他未注明的资料

很难确定历代志最早可能成书的时期。居鲁士下诏是这卷书所记录的最后事件，然而作者是在下诏之后多久完成了此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支持一个较早的时期，即所罗巴伯重建圣殿前后（约 520-515）。⁷³ 可这个时期并不是毫无争议，例如历代志上上 3 章 17 节至 24 节所记录王室的家谱似乎延伸到了所罗巴伯之后两代。⁷⁴ 正如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这里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段文字出于后期编辑添加的可能。⁷⁵

有几个原因支持将成书时间定于所罗巴伯时期。首先，作者删除了所罗门与外族通婚的内容（王上 11:9-13），这一点似乎表明历代志成书于后被掳时期的犹太社群出现宗教混合问题之前；其次，这卷书的结尾记述了居鲁士明确宣称上帝使用他“在犹大的耶

70

71

72

73

74

75

路撒冷为他（上帝）建造殿宇”（代下 36:23），这一主题对于早期的圣殿重建工程意义重大。最后，历代志作者对王权与圣殿统序的关注，非常符合所罗巴伯的时代特征。历代志从始至终的记述都反映出以色列的蒙福需要全民按照当有的统序来尊崇大卫之约的君王与耶路撒冷的圣殿。历代志背后的这些意指与所罗巴伯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情形非常贴近。据此，我们可以将历代志最早可能的成书时间推至重修圣殿时期。

这卷书最晚可能的成书时间难以推定。⁷⁶ 这卷书比较少见希腊化的影响，这一点似乎表明历代志应早于两约之间的黑暗时期。如果我们接受历代志上 3 章 17-24 节的家谱属于这卷书最初的文本，实际上这份家谱可以推至主前 400 年。⁷⁷ 基于这种可能的外部因素，我们可以将历代志的成书时间设定在主前四世纪早期（见图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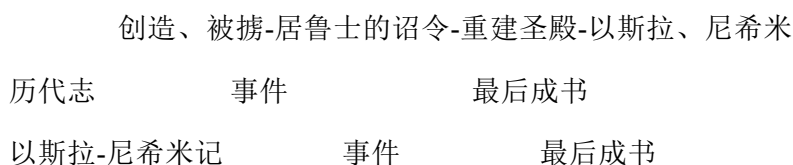


图 52 历代史

历代志作者记述历史的目的在于激发以色列民在后被掳时期追求王国的复兴。⁷⁸ 他的记述可分为四部分：

- I. 上帝子民的家谱（代上 1:1-9:44）；
- II. 合一的王国（代上 10:1-代下 9:31）；
- III. 分裂的王国（代下 10:1-28:26）；
- IV. 王国的再次合一（代下 29:1-36:23）。

历代志作者开篇便回顾了那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选民群体，追溯了以色列的背景，以及被掳归回者所属各宗派和家族的历代传统（I），之后他对大卫和所罗门治理下以色列的情况作了理想化描述，让读者看到这两位君王统治以色列各支派，并全心投入圣殿的建造（II），接下来他继续指出犹大的繁荣或苦难完全取决与上帝选民对上帝的信仰是否顺服，以及他们是否全心看重圣殿（III），最后，他记述了以色列民被掳，最后又归回迦

⁷⁶

⁷⁷

⁷⁸

南之前，以色列王国曾在希西家治理下再次合一的情况（IV）。

如果历代志是在所罗巴伯时代成书的，那么可以说这卷书为圣殿的重建展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1）在后被掳时期的以色列民中，所有的支派，特别是君王和祭司，都必须合乎当有的统序；（2）大卫和所罗门那种令人向往的治国方式是新以色列效法的榜样（II）；（3）归回的以色列民需要时刻谨记当年犹大王国服事圣殿与忽视圣殿所带来不同的结果（III）；重新合一的以色列余民需要从始至终为新圣殿的建造尽心竭力（IV）。

如果这卷书是在以斯拉和尼希米主政时期或之后成书的，那么这卷书则表明了继续推动以色列复兴事业的必要性，这项事业是由所罗巴伯启动的，之后进一步得到了以斯拉与尼希米的推进：（1）以色列民的统序必须得到尊崇（I）；（2）以色列余民需要去效法以色列统一时期那些堪称完美的方面（II）；（3）他们需要极力避免以色列分裂时期各种导致失败的问题（III）；（4）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必须始终如一地坚守复兴以色列的使命（IV）。唯有如此，后被掳时期的以色列民才能蒙受上帝的祝福。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

以斯拉-尼希米记涵盖了居鲁士下诏后，以斯拉、尼希米先后担当重建事工期间的事件。⁷⁹ 它记述了所罗巴伯领导下以色列民早期的回归以及圣殿的重建，并记述了此后由以斯拉和尼希米所领导的宗教改革与圣城重建事工。

这卷书所采用的不少资料都是事发当时形成的。⁸⁰ 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回忆录都随相关事件同期形成。⁸¹ 比如这卷书中居鲁士的诏令及类似文件都是用亚兰文写成的（拉 6:3-5），而达乃与大利乌之间的通信（拉 5:6-17； 6:3-12），亚达薛西的信件（拉 7:12-26）以及致亚达薛西的信（拉 4:8-22）显露出这卷书也采用了早期的资料。而这卷书中的各式清单来源于一些独立的资料。⁸²

以斯拉-尼希米记可能成书时期的跨度比较短。要确定这卷书最早的成书时间，我们就必须看到尼希米记 12 章 1 至 26 节的家谱，至少延续到了主前 400 年，甚至延续到了

79

80

81

82

希腊化的时期。⁸³ 然而，按照经验我们也无法排除这段内容是编辑后期增添的可能。⁸⁴一旦不考虑这个份家谱，最早的可能的成书时间便紧随在这卷书最后的事件之后，即在尼西亚主政的后期。⁸⁵

有两个因素支持一个在尼西亚过世之后较晚的成书时期：首先，书中有两处作者回顾了那些“发生在尼希米时代”的事件（尼 12:26, 47）；⁸⁶ 其次，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书中的家谱指向一个尼西亚死后的成书时间（见图 52）。

以斯拉-尼希米记可分为五部分：

I. 所罗巴伯的挑战与得胜（拉 1:1-6:22）；

II. 以斯拉的挑战与得胜（拉 7:1-10:44）；

III. 尼希米的挑战与得胜（尼 1:1-7:7）；

IV. 纪念得胜（尼 8:1-12:47）；

V. 复兴以色列所面对的持续挑战（尼 13:1-31）。⁸⁷

以斯拉-尼希米记的目的在于确立以斯拉、尼希米使命的合法性，以及继续他们事业的必要性。⁸⁸ 整卷书五部分每部分都在印证这一点。这卷书开篇记述了上帝如何指示所罗巴伯建造圣殿，随后描写了以色列民因重建圣所而面临的挑战，并回顾了重建过程中先知与王室的参与和支持，最终圣殿得以重建，以色列民为此向上帝热切地感恩献祭（I）。紧接着作者转而记述是上帝亲自呼召以斯拉带领以色列民归回重建圣城，以斯拉所遭到的敌对，以及他在反对以色列民与外邦人通婚一事上的得胜（II）。尼希米重建圣城，带领以色列民归回的事业也是同样出于上帝，遭到了挑战，却以得胜告终（III）。他们二人的得胜在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的敬拜宣信与感恩献祭中达到顶峰（IV）。这卷书最后仍是通过记述尼希米进一步的改革，来强调选民有义务继续推进复兴以色列的大任（V）。

如果我们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的成书时间设定在尼希米主政后期，这卷书则表明下列事项的紧迫与必须：（1）重建圣殿，恢复往日敬拜秩序（I）；（2）以色列民不得与外

83

84

85

86

87

88

邦人的通婚（II）；（3）稳固耶路撒冷的安全，让选民再次安居其中（III）；（4）新的选民群体当按照敬拜的秩序，大有喜乐地感恩献祭（IV）；（5）持续不断地复兴回归以色列民的信仰与社会生活（V）。鉴于以色列民刚刚恢复的信仰与社会秩序尚未带来人们所期待的繁荣景象，这卷书有意为不断推进以色列的复兴事业而呼吁、辩护。

如果将这卷书的成书时间设定在尼希米死后，那么它所传递的信息则更加贴近时代需要。虽然长期以来被掳归回的选民一直非常艰难，但他们仍需要（1）以新圣殿为他们生活的中心（I）；（2）绝不与外邦人通婚（II）；（3）供应圣城耶路撒冷的需要（III）；（3）为以色列的复兴感恩献祭（IV）；（5）即使面对艰难，也要继续推进复兴的事业（V）。历代史向我们同时呈现了其历史素材的合一性与多元性，这些历史素材植根于并反映着被掳归回以色列民的各种人生经验。历代志与以斯拉-尼希米记为后被掳时期以色列民的复兴与重建事业，给出了关键的指示。

其他书卷

有好几卷旧约的叙事书卷难以归入传统既定的神学类别。在希伯来正典中，它们看起来似乎既属于“智慧书”，又属于“先知书”。这里我们不会讨论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虽然这几卷书都含有大段的叙事内容，然而这些先知书所包含的议题，却超出本书的研究范围，所以我们只会讨论另外三卷旧约的叙事书卷，即路得记，以斯帖记和约拿书。

路得记

路得记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发生于以色列士师时代。长久以来都有人将这卷书形象地比作一部中篇小说。⁸⁹ 没有证据表明路得资料来源广泛。很可能这卷书最后的编者所依据的是历代的口述传统。与此同时，这卷书成书时期的跨度不会太长。除了4章17节开始的家谱注释，与这卷书结尾部分的更为完整的家谱外（得4:118-22），路得记的叙事都是依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

这卷书涉及的外部因素范围并不广。最早可能成书的时期可追溯到大卫秉政初期。

89

虽然书中记述的事件比这个时期早很多，但路得记末尾的家谱却写明路得是大卫的先祖（得 4:17b, 22）。

路得记最晚可能成书的时期比较难以确定，有文本评鉴学专家根据语言学和神学理念的分析，推定这卷书写于后被掳时期。然而他们提出证据却很有争议。⁹⁰路得记中的家谱延续到执政时期的大卫，这极可能表明这卷书正是这一时期成书的。如果是这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卷书是在所罗门执政之前成书的。（见图 53）。

联合王国-耶路撒冷陷落(586)-居鲁士下诏(538)-以斯拉和尼希米-亚历山大大帝(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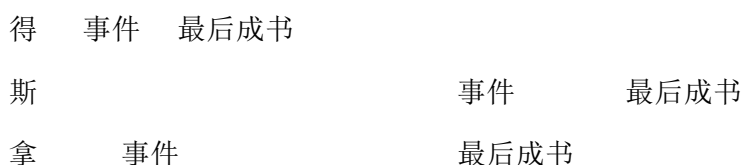


图 53 其他叙事书卷

路得记包含许多重要的主题：一个摩押女子如何成为了以色列民，上帝的护理，娶寡嫂制度的实践，灾难与祝福。⁹¹然而所有这些主题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正如这卷书结尾处的家谱所表明的：*路得记确立了大卫王权的合法性，尽管这位君王身体中流淌着一位摩押女性先祖的血液。*⁹²摩西律法明确教导以色列民，他们的王必须出自“你弟兄中”（申 17:15），路得记显明大卫有摩押血统，但她是一位归信耶和華的女子（得 1:6），她因上帝的眷顾（得 1:1-7）与娶寡嫂的制度（得 3:1-8），而成为了以色列民。此外，这卷书更加让我们看到上帝对这位女子的喜悦与祝福（得 4:13-17）。

路得记有一条非常清晰的五步冲突解决型叙事主线，之后则是一份附录：

- I. 拿俄米的苦难（1:1-22）；
- II. 路得与波阿斯的相识，后者可能成为她至亲的赎买者（2:1-23）；
- III. 波阿斯愿意成为路得至亲的赎买者（3:1-8）；
- IV. 波阿斯取得了路得至亲赎买者的权利（4:1-12）；
- V. 拿俄米的祝福（4:13-17）⁹³

⁹⁰

⁹¹

⁹²

⁹³

附录家谱（4:18-21）。

路得记很可能是为了巩固大卫的王权，在后者当政早期或晚期出现的。如果这卷书是在大卫刚作王时成书的，那么它很可能旨在谴责大卫的政敌，维护大卫的统治；如果这卷书成书于大卫的王权完全稳固之后，那么它的目的则可能是为了驳斥那些意欲贬低大卫的政治势力，从而维护大卫家族永续的王权。

以斯帖记

以斯帖记记述了一些以色列于后被掳时期发生的事件。⁹⁴尽管如此，不同于以斯拉-尼希米记，这个事件并非发生在巴勒斯坦，而发生在波斯。当时部分以色列民回到了迦南，但还有很多人没有回到应许之地。以斯帖记所记述的事件正是关于这些没有归回的以色列民。

有好几处内容反映出这卷书的作者参考了事件发生时期的一些文字资料。他使用了波斯的官方记载（帖 2:23；8:8；9:32；10:2），并参考了末底改的文字记录（帖 9:20）。⁹⁵尽管如此，这卷书的编者却通过精致的结构安排，将种种资料融合成了一部精彩的中篇小说。⁹⁶

这卷书构成了一个五部的冲突解决型叙事：

- I. 以斯帖和末底改在波斯宫廷（1:1-2:23）；
- II. 犹太人的灾难（3:1-4:17）；
- III. 以斯帖的干预（5:1-7:10）；
- IV. 犹太人的胜利（8:1-9:17）；
- V. 以斯帖和末底改在波斯宫廷（9:18-10:3）。⁹⁷

现在难以确定以斯帖记最终成书可能的时间范围。鉴于以斯帖记的作者提到了亚哈随鲁王时期的官方历史（帖 10:2），⁹⁸ 可以确定这卷书最早是在亚哈随鲁王（主前 465

⁹⁴

⁹⁵

⁹⁶

⁹⁷

⁹⁸

年)死后成书的。作者对于波斯文化种种细节的关注反映出他生活在那一地区,并且很可能是在事件发生不久便写成了这卷书。⁹⁹ 尽管如此,以斯帖记对于普珥节的解释(帖 9:18-32),关于“普珥”一词的讨论(帖 9:24),以及对选民应世代代守普珥节的强调(帖 9:28),都反映出相关事件的发生与最后成书之间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鉴于这卷书并非通篇反映着希腊化的影响,我们认为这卷书极有可能成于亚历山大大帝(约主前 330)之前。

释经学家关于这卷书提出以下几个关键主题,许多人认为这卷书提供了普珥节的解释,¹⁰⁰ 也有人认为这卷书的主题是关于上帝对被掳选民不变的眷顾。¹⁰¹无疑,这些主题和这卷书最核心的主旨都非常接近,但最关键的主题似乎却另有所指。

研究以斯帖记有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即考察这卷书与旧约中约瑟在埃及的叙事,以及但以理书前几章之间的相似性。¹⁰² 这三个叙事都在关注以色列的重要人物在外邦靠着上帝的帮助,胜过挑战的经过。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物都与外邦的王室有关联,并在取得高位的情况下,影响了所在国的国家政策。通过这一模式,以斯帖记为其原读者提供了一种上帝选民在外邦忠心为上帝而活的榜样。

这一主题与这卷书各种外部因素的关联度极高。无论这卷书是成书于亚哈随鲁死后不久之时,还是亚历山大时期,抑或这两个时期之间的某个时期,离开神权政体的上帝子民,面对生活在外邦的现实,在如何能够活出信心、得胜与影响方面,都迫切需要指点和教导,而以斯帖记这卷书正回应了这种需要。

约拿书

约拿书所记述的事件发生在主前八世纪中期,亚米太的儿子约拿,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主前 783-743)统治时期的一名先知(王下 14:25)。¹⁰³

在约拿书中我们很难找到这卷书是经历很长时期才成书的证据,同时也鲜有线索指向这卷书的最终成书时期。它最早成书的时间可以设定在书中的事件发生后不久。新教

99

100

101

102

103

信徒一般认为这卷书的作者就是约拿本人。¹⁰⁴ 尽管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在这卷书中，我们几乎很难找到对这种观点的正面支持。

约拿书 3 章 3 节也许可以作为一种线索，显明出这卷书的作者与书中事件确实处于不同的时代，3 章 3 节如此写道：“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原文中的过去时态似乎表明在这卷书的写作期间，尼尼微已不是一座大城了。¹⁰⁵ 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其最终成书时间推至尼尼微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取之后（即主前 612 年之后）。这卷书经文内证的模糊性，让人几乎无法确定它最终可能成书的时间，因此我们只有把它放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时间跨度之内。¹⁰⁶

约拿书的重点在于表明以色列是列国的先知。这卷书嘲讽了约拿的自义与伪善，它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愿意接纳万民的，即使亚述人也不例外，同时上帝也期盼犹太人能够承担起他们中保的职分。上帝对普世的怜悯，与以色列民中保的职分，可以说是这卷书的核心主题。¹⁰⁷

约拿书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I. 上帝第一次差派约拿，与约拿的回应（1:1-16）；

II. 上帝对约拿的回应（1:17-2:10）；

第二部分：

III. 上帝第二次差派约拿，与约拿的回应（3:1-10）；

IV. 上帝对约拿的回应（4:1-11）。¹⁰⁸

尽管约拿书暗含对所有外邦列国的关切，然而犹太人与亚述人的关系仍是这卷书特别强调的要点。在尼尼微被毁之前，亚述人给以色列带来了许多战乱和灾难，并在后者心中制造了极深的仇恨。如果这卷书成书于这一时期，它显然显明以色列民当时的责任和需要：（1）上帝呼召以色列民向亚述人宣扬上帝的作为和心意（I）；（2）他们无视这样的呼召，为此需要悔改（II）；（3）先知工作的大能将在亚述人中间得到彰显（III）；（4）

104

105

106

107

108

他们需要有慈怜之心，一如上帝是慈怜的（IV）。

若是这卷书写于尼尼微被毁之后，它则表明以色列对于战败民族应当持怎样的态度，他们需要（1）接受自己应向亚述人传扬上帝的使命（I）；（2）为自己过去的态度而悔改（II）；（3）竭力促成亚述人的悔改归信（III）；（4）以色列民应当为着上帝施恩怜悯了他们曾经的仇敌，而欢喜感恩（IV）。

结论

旧约的叙事书卷在涵盖众多历史时期的同时，还向以色列民传达了多种信息。摩西之约史、申命史、历代史，以及其他叙事书卷，都是为教导原初读者如何服事上帝而作。虽然本章的探讨只是让我们对这部分圣经有了粗略的概览，但这种对于经文原初含义的考察，将帮助我们更好地将旧约的教导运用出来。

复习问题

1. 哪些因素决定了摩西之约史的合一性？比较摩西之约史各卷书的成书日期与目的。
2. 哪些因素决定了申命史的合一性？比较申命史各卷书的成书日期与目的。
3. 哪些因素决定了申命史的合一性？比较申命史各卷书的成书日期与目的。
4. 总结路得记，以斯帖记与约拿书的成书日期及目的。

应用练习

从本章所探讨的叙事书卷中，每卷选出一个叙事（单个叙事）。分别探讨这些叙事与本章提供的纲要有何关联？它们与所在书卷的主旨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本章已探讨了各卷主旨）？